

<<古典情欲生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典情欲生涯>>

13位ISBN编号：9787507523904

10位ISBN编号：750752390X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汤军

页数：2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古典情欲生涯>>

### 内容概要

《古典情欲生涯》以明末为背景，虚构的戏剧家李渔在完成一出大戏后投笔从戎的经历。戏剧之奇，不在于小舞台上吟花弄月，而在于大人生吞云吐雾。

明末戏剧家李渔乘天下之危，投笔从戎，在大舞台上辗转腾挪，竟创下一片伟业。终不免失败，却成就戏剧之精神。

他既得红颜眷顾，又有伟业在身。

一时间。

即使屈原、李白在世，亦自叹弗如。

李渔身处明朝、农民起义军、蒙古族三大势力之间，却以其特有的才能周旋其间，亦真亦幻，忽近忽远，集才魄与诡谲于一身。

李渔的三位夫人或经营，或演艺，或行侠，后来皆给予李渔关键性的帮助，使李渔得以呼风唤雨，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只可惜这是场虚构的盛事。

天地精华钟于此人，万物精灵成于其中。

中国历史何曾有过如此回肠的故事，梦乎，德耶，实哉？

<<古典情欲生涯>>

作者简介

汤军，二000年一月在《红岩》发表处女作《销售的诞生》。  
二00五年获新浪论坛十佳写手。

始终坚持业余写作，曾因待业坐家。

先后在《诗神》、《星星文学》、《红岩》、《北京文学》、《青年文摘》、《福建文学》、《文学故事报》、《风度》、《报告文学》、硅谷动力专栏、睿商在线专栏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杂文等计三十万字。

## &lt;&lt;古典情欲生涯&gt;&gt;

## 章节摘录

01 身世 云佛居门向斜开，凌乱的殿宇错落于山坡石基之上。经掠几蓬灌木和一段残阶，我步入后堂来向母亲请安。

母亲如观音玉座，肃穆的双手捻着骷髅珠。

佛光一闪，母亲的云鬓乌鬓不见了。

我转过头，父亲的脸庞挂在墙端的鹿角下，神情失散，却久久不灭。

母亲问，家里如何？

我说，一切由韩青子料理，诸事顺利。

母亲长长吸了口气，好象要吐出一道彩虹。

可她好久才缓过来，慢慢点一下头，嘴唇和两腮动了动，又问，你——呢？

我说我经常想念母亲，父亲在世时对我管束有加，如今一下子没人管，反而觉得身上不舒服，空落落的。

母亲说，你父亲管过你？

母亲的疑问仿佛一只仙鹤，在我的心湖里亮了一下翅膀，就腾入高云无影无踪了。

我听见母亲念起了他妈的经文，保佑那些随时可以出卖、随时准备感动、决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我三十岁那年父亲没留下任何交代就撒手人寰，让正该大有作为的我一直耿耿于怀，心里得不到任何安慰。

母亲在得知噩耗当天就皈依佛门，我因此怀疑她的诚意。

云佛居啊云佛居，他日我若为帝，定叫你重修一百次被毁一百零一。

父亲曾是一名铁匠，在一县八乡相当出名。

他的作品不仅有马掌这样的大陆货，还有很多自己设计的造型面具出口西洋。

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

他组建了自己的铁厂，和大多数乡镇企业一样，靠破坏环境赚取原始资本。

逐渐地，他涉足到其它行业，田产、宅产、药材、典当、钱庄。

不仅如此，他还为我家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第一块打铁砧（标志事业的开始）；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我）的第一块尿裤子（说明事业有继）；收购三狄农庄时签字画押用的文房四宝；使用了十年的木制洗脚盆；一幅梅花戏雪图（据传说其中的梅花红来自我母亲的处女血，我觉得这张画表现了我父亲对忠贞不二的憧憬，而不是什么邪癖。

他只娶了我母亲一个老婆，这为我在财产继承上扫除了障碍）；赶路时常戴的一顶草帽（草帽最能表现劳动的艰辛。

它用芦草编就，简易有大用。

父亲用它遮阳，扇风，但主要用途是伪装成农民）；一块白绸缎上的汗渍，年轮般优美，大理石一样的天成感，美其名曰“汗白玉”（父亲为了躲避税卡翻山越岭身藏一批宋代孤本土豆种前往黔西南地区的土家族寨子里换回来十两黄金，才发现了这块汗白玉，以为吉兆）。

父亲对自己的这些文物十分重视，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单独院落的正房，作为家祠。

这个院子的东西厢房是那些父亲雇来写家谱家史的捉刀手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地方。

韩青子为了节约开支，遣散了捉刀手，但保留了文物，辟此地为家史教育基地。

韩青子经常把我拉到这里，使我惊异的是此处环境和设施的日新月异。

文物一旦被封到琉璃罩里，再衬以木座和白纸板，就显得神圣不堪。

后来还配上了品质优良的蜡烛，便于夜间观瞻。

据说这种蜡烛是古希腊人发明，其烛光专门用于招魂，柏拉图曾在此烛下写就了《理想国》。

很快地，文物们迎来了新的保护者，一只白色波斯猫。

波斯猫脸很尖，腮毛横着，足以吓退那些擅长啃啮的老鼠们。

我家分为十个院落，由回字形甬道连接。

甬道两边有溪渠，溪水潺潺终日不息。

## &lt;&lt;古典情欲生涯&gt;&gt;

多条小溪穿过院墙汇成小河，再流出我家的高墙。

这样的设计在堪舆家眼里犯了大忌，可我父亲却引以为豪，并宣称夏宅不受风水理论的约束，从而才别具一格。

宅子分中左右三路，中路九进，左右路各七进，俯视下来就如一个大肚子的中。

中路院落华贵庄重，每院一园。

左路朴实淡彩，多有花草。

右路的房间更多更简易，为下人所用。

父亲造这么大的宅院原以为自己可以和唐代的郭子仪一样九世同堂，他因为事务繁忙及嗜财如命就只娶了一个老婆。

单妻的好处很多，这样家庭和睦不致生变，也能健身强体生意兴隆。

可他教我娶老婆要多多益善，把子孙满堂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深知父亲很看不起我，把我当成了生育工具。

我于是学会如何避孕，让父亲在百忙之中失望地唱着献给孙孙的儿歌。

我就住在中路第三进院里，左边紧邻家祠，右面挨着戏台，此所谓左祠右戏。

在我后面，依次住着母亲（现已人去楼空）、韩青子、赵宁子和蓝靛子。

汉宁氏是我家的老人儿，以仆人身份享有左路第四进院，和母亲相邻。

我对做生意没兴趣，把精力全放在戏剧事业上。

我建造了一座大戏楼，系我亲手设计，八角式，攒尖顶，位于家乡龙门县中心广场。

戏楼看台在北，分上下两层。

戏台在南，台下设九口水缸。

水缸既能扩音，又能圆声润色。

顶部中央藻井里盘着一条怪兽，它是牛、马、鹰、猴的混合体，躯干上布满塔状突起。

它也是我设计的，名为乱动。

乱动的尾巴伸出藻井，构成了攒尖顶的攒尖的尖。

木建筑的好处便是门窗可以随意拆卸和更改，到了夏天除掉门窗就是个特大号亭子。

为御寒，戏楼四周设有暖道。

沸水灌入暖道，水加热暖道上的石板，石板再加热空气，热气上来，像一道又宽又厚的棉布帘把戏楼围起来。

从热锅放出的水经暖道冷却后，再用给水排把水排回锅内，如此循环往复。

我决心改造本地的花戏，创造一种新戏，一种只属于我的新戏。

我死了，这戏也就没了。

我不想保留它直到成为什么传统，这个龙门县的传统已经够多的了。

在本县县志里，除了那些模仿鲁氏春秋的口气写出来的监守自盗之语，便是各类文化史，什么酱油史、酱油食用史、南北酱油比较史、中外酱油交流史，什么蟋蟀史、蚰蚰罐史、蚰蚰罐雕花史、龙门蚰蚰名家史、蟋蟀声音分类史。

戏班已具雏形，戏楼也粉饰一新。

韩青子对我不满，指责我浪费资源。

让戏楼和戏班闲着无用，真是实实在在的败家子。

于是我想写一部新戏。

我正往钱粮管家秦钟的办公室走，斜刺里就杀出来汉宁氏，吓了我一跳。

传说汉宁氏是我父亲唯一的情妇，很早就什么都不做，只在各院里转悠，指点小辈们的迷津，对母亲，她无一般下人的低三下四，仿佛天赋的人权。

她自称守寡三十年，据说当年还和我爷爷有过交道。

我们对她都很敬畏，视为历史活宝。

她儿子汉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仆人。

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寻找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不来见我的原因。

## &lt;&lt;古典情欲生涯&gt;&gt;

汉宁氏经常如波斯猫一般凝望着我，显然对我的无所事事和汉枋的下落不明深为不满。她有时甚至放肆地挡住我的闲庭信步，迫使我抬起头睁大眼用疑惑中略带敬畏的目光望着她。然而我的眼神天生不能持久地聚焦，过一会儿就要发散。当她的脸被我顺着皱纹一层层地揭开，我发觉了她年轻时的容貌，这是一个终生都在蜕皮中挣扎的生命。

老太太，你又在等你儿子么，他就要回来了。

我的语言里充满了节制。

她轻松地撇了撇肩，我等的是你父亲，他就要回来了么？

她的话总让我难堪。

我就说，我父亲不回来了，他老人家到另一个世界发财去了。

她瞟了我一眼，夏少爷，你知道你父亲临终时对我说了什么吗？

我啼笑皆非，绕过了汉宁氏。

我把韩青子的批条交给管家秦钟，就坐下来等银子。

秦柱的父亲把批条翻过来看了看说，老爷，你要把银子的用处写在上面啊。

我听了一阵不悦，但知道这是韩青子的意思，也不得不写，却又不能写得露骨。

秦钟端来一支笔，我在纸上急就：一百两吟风弄月，一百两流水落花。

老爷这样写，恐怕在大奶奶那里通不过。

秦钟歪着脑袋说。

那就再加点儿。

我说完又写：[一百两吟风弄月]照得秦砖汉瓦，[一百两落花流水]余下玉叶金枝。

秦钟啧啧不止，老爷一派仙风道骨，全不知大奶奶的艰辛。

秦钟无奈收下条子，递来一个破布囊，里面装了银两。

我的待遇本来是牛皮囊，可时间紧迫，也就不计较了吧。

汉枋正靠着李氏大牌坊的石柱，手捧清炖猪手往嘴里塞。

眼睛向上眺望，邪狎之气顿入九霄。

他表情严肃地摸了摸我的钱袋说，足够了。

时间还早，我就蹲在牌坊下，让汉枋买两碗绿豆沙来。

商贾们面红耳赤的交易，摊贩们声嘶力竭的吆喝，主妇们难得一见的寂寞，小痞子们略带矜持的疲惫，乞丐极度饥饿的步态，全在我这个夕阳之子的眼里化作了一丝丝鱼翅落进山环峰抱的万籁之汤。

跟前这座大牌坊旌表的李氏曾是方圆百里的名妓，看看额坊上的香帕、云凤、翠炉就能觉出那股子尤物的魅力。

我的心动了，又想起汉枋在牌坊下那副弥足珍贵的神情。

石柱冰凉彻骨，仿佛李氏的玉肌雪肤。

柱底倒立的石狮吐出来残缺不全的舌头，把我的遐思转移到二楼横梁镌刻的“成節完孝”上。

那“節”字少了最后的一勾，也是个缺憾。

据说李氏对自己的过去从不隐瞒，著有《谁动了我的绣花鞋》，将二十年放荡生涯改编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床帷奋斗史。

我从没见过这本书，可很多舞文弄墨之流、引车卖浆之徒都说自己看过，而且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其中的著名段落。

时代的脚后跟实在难以捉摸，我只得让汉枋多加留意。

汉枋说李氏的书只在外地发行而且脱销很快，后来就靠手抄本扩大影响了，所以龙门附近的书店一直没有。

李氏终因后三十年的节孝超脱了前愆，赢得了这座位于龙门中央大街入口处的大牌坊。

瑞香楼因出了个李氏，也从城西贫民窟搬到了中央大街上，与县衙构成犄角。

一本书救活了一个产业。

这时街口闪出了史万春，他的样子给人一种来历不明的感觉。

## &lt;&lt;古典情欲生涯&gt;&gt;

他领着我和汉枋来到他家，把二百两银子放进屋，变出一头毛驴来，带我们出了县城南门。

田间地头，农夫们整理着稻草人。

我们履着史万春的足迹走入山坳，来到一处院子。

灼灼月光下的土坯围墙开着颓败的棉花，一个似门非门的入口正对着院里唯一一间屋子。

一声锁的涩响和两段门的呜咽之后，油灯亮了起来。

巨大的阴影里有一个洞，火把照过来，洞壁被小铲削得很规整。

史万春指了指说，就是这里。

史万春把驴子拴在轮机的木柄上，在驴头前悬一挂香油泡制过的草饼。

驴的鼻子好一番抽搐，驴的身体好一阵痉挛，这头驴才牵着木柄转起来。

轮机下是一条长长的布筒深入洞里，用来供氧。

我拖着鼻子往里爬，猜想那股气味一定来自这洞的内心。

越往下走，味道就越浓烈。

晕眩尚未出现，我赶紧用兰花草捂住了鼻孔。

此刻我舌头的味蕾深处正出现一种滋味，好像万鼠出洞，那是我曾经尝过的百花酱。

我花了三个月从深山中采到一百种花，在或亦坛里闷了三个月，才酿得一坛好酱。

我打开坛子盖，闻到了现在这洞里的气味。

我正在经历一场梦想过的幻境。

不时有蜈蚣和蜈蚣路过此地，它们扬起脖子很绅士地礼让着对方，然后又一起起劲，挡住对方的去路。

它们习惯在龌龊的地方表现自己的风度，并跳上一圈垃圾桶一样的华尔兹。

爬着爬着，洞变宽了，成了甬道。

石门上刻着两位门神，他们的舌尖上各立着一个袖珍人儿。

石门上还镌刻了飘逸的窗，众多飘逸的窗形成一种自远飞来的印象。

门楣上的石匾写着：越我者亡，失阳绝后。

史万春让我们在门前肃立，感悟八字咒语之力，如幡然悔悟还可回头。

我说你这个油头，要提醒早不说，给过钱遭了罪你才说。

史万春在石门前行了三拜九叩大礼，惹得我和汉枋也严肃起来，但越严肃越兴奋。

汉枋的嘴唇不能自己，像风中的烛光。

开墓有神，万气当一——。

史万春诵道。

墓室里果然有一具女尸，很安详地躺在石棺里。

史万春曾经满嘴脓包地介绍过，说保存如此完好的贵族女尸不仅因为死后立即进行了药物处理，而且女尸生前必须是处女，所以如果能吻上她一嘴，也就是阴阳交合，一定终生受用。

女尸面色红润，栩栩如生，让我思如泉涌。

史万春还说过，当嘴接触女尸的时候她就会弹出舌头，这叫鬼吐舌。

我因此去自家的西典药店弄了两瓶定魂散，入墓前服了一瓶，想着干完后再倒一瓶。

如一抔春土混着涎水，醉成了甘泥。

女尸的唇有点软，软中带着骨气。

我一直渴望着融化，渴望着能吻遍青山绿水，就期待着这样的际遇，能在瞬间一劳永逸地解决我的饥渴。

。

这只客死陆地的青鱼啊，在等待我致命的一吻。

那火舌一样的尖尖物窜了出来，抵在我的门牙上。

那火舌如冰山一样在门牙上融化了，泛滥成一道道肆意的河流、一排排偶然的沟壑、一只只动人的小手、一条条蹒跚的弧线、一面面檐头的风铃、一寸寸林间的羽毛。

02 夫人们 蓝靛子见我脸上泛光，明白我的心灵又一次得到了净化。

她的唇上还残留着甲鱼羹的味道，我的鼻子里还保存着墓室里的阴森。

她贴在我身上，像一张质地精良的虎皮，没有蛀虫留的洞。

## &lt;&lt;古典情欲生涯&gt;&gt;

在我心里，蓝靛子就是粉色的一团。

这粉团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风暴，即使是最隐蔽的港湾也不能幸免。

金莲一样的粉色的船，粉色的桅杆上挂着粉色的帆，粉色的缆绳，粉色的锚，以及粉色的海。

我闻见的，要比我听见的多。

我听见的，要比我看见的广。

大奶奶韩青子称她为铁娘子，是因为她出身在铁匠家。

她不以为然，有时候在院子里只穿单薄的衣衫，还保持着打铁的感觉。

仆人们一遇到她，眼神就鬼鬼祟祟的。

韩青子对我说，你给蓝靛子吃什么大补了这么厉害。

我见到蓝靛子那两个粉色的奶头在衣衫下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样子，就想起当年在旺亨铁铺看她打铁的情景。

旺亨铁铺原是我父亲的产业，后来瞧在远亲分上就卖给了蓝贵。

至于那段亲缘究竟有多远，天涯若比邻吧。

蓝贵经营铁铺，除了在叮叮当当上下工夫，就是会用女儿。

一个女孩子打铁会是怎样的娇柔媚态，这在当时的龙门可以算得上一个景点了。

蓝贵就是要满足一下客户们的好奇心，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推销出去。

蓝靛子一副粉衣粉袖的绣花装扮，要打的物件也是名副其实的绣花针。

后来，旺亨铁铺的绣花针一直畅销。

再后来，蓝贵开发出各种手工用针，采用先进的磨制技术挣了大钱。

韩青子治起家来非常严厉，上上下下议论的风言风语传到了我耳朵里。

我耳根子软，听不得这些，就在枕席之间劝韩青子手下留情。

韩青子割席断枕，头也不回呼呼大睡。

我自知无趣，有种娘不唧唧的滋味。

后来终于出了大事，一个家仆偷了盏金烛台和两双银筷，被韩青子发现了打个半死。

韩青子打那个家仆时还口口声声道，你偷什么不好，偷这么贱的东西。

那只守祠的波斯猫正巧路过，被有教无类的韩青子给踩死了。

那仆人家里的不干了闹到官府，为此还赔了不少银子才算抹平。

可韩青子不觉得什么，说惟其如此才可治家。

后来蓝靛子竟到园中把那只波斯猫给葬了，还在猫碑上写道： 依今葬猫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

韩青子指着那块猫碑对我说，瞧啊，蓝靛子也算龙门一名士了。

韩青子话里有话，她在说我加入龙门名士会时花了三千两银子。

龙门名士会是个操文弄道的地方，说它是个地方，其实居无定所。

今天在沙锅居吟风捣月，明天到钱塘苑死灰复燃。

名士会里都是些有功名的分子，举人秀才占了多数。

还有几个凤毛麟角的进士，多年没得到肥缺厚位只得闲赋在家，跟甩籽儿前的雌蟹一般牢骚满腹。

入会以来，数这几个口若悬河诗词多产，正合计着出个合集。

我自愧于白丁一个，却对名士会一直心向往之。

<<古典情欲生涯>>

编辑推荐

行乐之地，首数房中。

而世人不善处之，往往起妒酿争，翻为祸人之具。

即有善御者，又未免溺之过度，因以伤身，精耗血枯，命随之绝。

噫，天既生男，何复生女，使人远之不得，近之不得，功罪难予，竟做千古不决之疑案哉。

继王小波、冯唐之后文坛高手再度驾临，旁逸余出，潇洒放荡，怪力乱神，重塑风流才子李渔，光怪陆离、亦真亦幻的传奇人生。

在王小波基于唐传奇的《青铜时代》三部曲之后——我们再次等到了这样一部奇书！

<<古典情欲生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